釋上博簡六《用曰》中的“唇（震）”字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台

上博簡六《用曰》簡6云：“亡齒倉（寒）。”首字的原字形如下：



原整理者認為從“虍”從“”，讀“脣”，注云：

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（五）《君子為禮》簡二：‘顏淵退，數日不出。’‘數’字書作‘’，可作參考。‘數’，心钮，上古音屬屋部，‘脣’，船钮，上古音為文部，二字上古音並不同部。[[1]](#endnote-1)[1]

從文意上看此字讀為“脣”無疑，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將此字隸定為“”，注云：“讀‘唇’”，[[2]](#endnote-2)[2]也當是從文意上得出的讀法。只是字形該怎麼分析卻很讓人費解。蘇建洲先生在《〈用曰〉簡6的“唇”字》一文中認為，此字下部所從的是“𢍱”的上半“”， 當分析為從虍𢍱省聲，並通過音理分析認為“遷”、“辰”音近可通，“以此觀之，‘唇’下從‘遷’聲不無可能”，認為此字可考釋為“𢍱（遷）”，“‘遷’與‘唇’相通應無問題。”[[3]](#endnote-3)[3]

筆者認為蘇先生的看法很給人啟發，也很讚成此字下面是從“”之說。只是將此字與“𢍱（遷）”聯繫起來感覺仍有障礙。此字上面應該是個完整的“虎”字，下面的部分，“𦥑”裡面所從的應該是“囟”，本來裡面應該寫作“个”形，只是偶或寫得象“角”而已。如果此字是從“角”，那麼加上“𦥑”就是楚文字“（婁，包2.161）”字上面所從的部分，甲骨文中有“”（合6654正）字，象雙手捧角形，劉桓先生釋“婁”，[[4]](#endnote-4)[4]實“婁”字之本字，那麼《用曰》此字該是從虎婁聲，“婁”是來紐候部字，恐無讀為“脣”之可能，故此字當隸定作“”為是。蘇先生文中提到單育辰先生認為中山王鼎用為“振”的字寫作“”，《用曰》的“唇”字“虍”下所從的應是中山王鼎“振”的省“辰”之體得聲。[[5]](#endnote-5)[5]劉信芳先生則根據楚簡文字的“”字的寫法，認為《用曰》此字是從虍省聲。[[6]](#endnote-6)[6]蘇先生認為“此二說恐皆不能成立”。但是此字若釋“𢍱”，那麼上面所從的“虎”該作何解釋？此事仍不能明晰。總之就現在的情況看，諸家都根據文意知道此字讀若“脣（唇）”，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首先得明確一下，“唇”和“脣”在《說文》中不同字，《說文》訓“唇”為“驚也”，訓“脣”為“口耑也”，《用曰》裡的字當讀為“脣”，整理者用“脣”字是也，諸家或用“唇”非本字。

楚簡中的“辰”字寫作“”（清華四·筮法48），“豊”字寫作“”（清華五·命訓14），上面的寫法都是“𦥑”中間一“丨”，《說文》言“丨”或讀若“囟”，或讀若“退”，然由楚文字“慎”字觀之，上博簡一《緇衣》裡寫作“”（簡17）或“”（簡9），或從“丨”或從“玄”，可知“丨”也是讀若“囟”，“囟”、“玄”、“慎”都是真部字，所以“慎”或從“丨”聲，或從“玄”聲；雖然“丨”或中間加點、加橫筆寫作“十”形，依然應當讀若“囟”，讀若“退”非其音也。則可知從“丨”的寫法和“”實相同；另外，楚簡文字的“豊”字還寫作“”（郭.尊11），“𦥑”裡面是從“人”，也當是聲符，“丨”、“囟”、“人”古音都是真部字，作為聲符作用應該是相同或相近的，或者說“”、“”、“”其實是一回事，當是同一字之異構，只是聲符不同而已。“豊”是來紐脂部字，“晨（辰）”是禪紐文部字，“𢍱”是清紐元部字，“丨”、“囟”是心紐真部，“人”是日紐脂部，脂部、真部是陰陽對轉關係，文、真、元三部是旁轉疊韻關係，都相近。所以“遷”字楚文字中作“”（清華二·繫年14），也可以作“”（郭店·五行32），也可以做“”（上博三·中8），此正是從“”、“”、“”作為偏旁時通用不別的例子。《說文》載“遷”的古文作“拪”，是從“西”聲，“西”是心紐文部字，又是文、元二部相近的證據。

懷疑“”這部分是楚、秦系文字“（申）”字的來源，它本是從𦥑丨聲，與甲骨文、金文十二支之一的“申”不同，《楚帛書乙》之“電”作“”（3.5），和小篆作“”者略同，《說文》云是從雨從申，段玉裁認為“申亦聲也”，應該是對的。它可能是引伸之“伸”的本字，後起專字是“抻”，《廣韻·去聲·震韻》：“抻：抻物長也。”《集韻·平聲二·真韻》：“伸、敒、抻、搷：申也，引戾也。”以“伸”、“抻”同字。其字當是雙手向上引拔之形，表示將物體向上引伸拉長，就象楚簡文“拔”字作“”（郭店·老乙15）也從“𦥑”作是一個道理，“丨”既是代表被引拔之物，也是聲符。正因為此字的本義是向上引伸拔擢，所以“𢍱”字從之有“升”義。

那麼，《用曰》的這個從虎從的“”字是什麼字呢？筆者認為它既是從虎聲，就當是上文提到的《說文》中“唇”字的或體，訓“驚也”，段注：“後人以‘震’字爲之。”桂馥《義證》：“經典借‘震’字。”王筠《句讀》亦云：“經典用‘震’字。”也就是典籍中威震、震怒、震懼、震驚之“震”的後起專字，或者說是楚文字中為“威”、“怒”、“懼”、“驚”等義的“震”造的一個專字。先看看“震”字在古書中一些含義：

《左傳·文公六年》：“其子何震之有”杜注：“震，威也。”

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：“有震且業”，鄭箋：“震，猶威也。”

《太玄經·釋》：“震于廷”，范注：“震，怒也。”

《詩·大雅·常武》：“如震如怒”，馬瑞辰《傳箋通釋》：“訓震為威，義與怒同。”

《爾雅·釋詁》：“震，懼也。”

《國語·周語上》：“玩則無震”，韋昭注：“震，懼也。”

《易·繫辭上》：“震無咎者存乎悔”，《釋文》引馬云：“震，驚也。”

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“震于珍物”，《集註》引服虔曰：“震，驚也。”

此類義的“震”字，據《說文》本字當作“唇”，而《用曰》中的這個字則是楚文字中此類義項的“唇（震）”的另一個專字，其字從“虎”為義符，虎為猛獸，正會其有威有怒、可驚可懼之意。據楊澤生先生研究，甲骨文中的“”（花3.3）、“”（花183）、金文中的“”（伯萀父鼎，《集成》02580）、“”（史叀鼎，《近出》2.346）和上博五《三德》簡13的“”都是“怒”字，字都從“虍”；[[7]](#endnote-7)[7]《禮記·緇衣》引《詩》云：“赫赫師尹”，上博簡本“赫”作“”（簡9），從虍、炅。“赫”本亦有“怒”、“威”、“恐”等義，《方言》十二：“赫，怒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臨下有赫”，朱《集傳》：“赫，威明也。”又《大明》：“赫赫在上”，陸《釋文》：“赫，恐也。”“怒”、“赫”都可從“虍”作，則為“威”、“怒”義之“震”字亦可從“虎”的旁證。其從“”聲讀若“唇”，即文、真旁轉疊韻之故。

另外，《說文》中有“謓”字，云：“恚也。从言真聲。賈侍中說：謓，笑。一曰讀若振。”段注：“今人用‘嗔’，古用‘謓’。”《廣雅·釋詁二》、《玉篇·言部》、《慧琳音義》卷三十一“謓恚”注引《蒼頡篇》並云：“謓，怒也。” “真”是章紐真部字，此字從真聲而又讀若“振”，亦文、真旁轉疊韻之故。“振”、“震”音同，疑“讀若振”即讀若震怒之“震”，故訓“怒也”。

“唇”、“震”都是章紐文部字，“脣”是船紐文部字，二字旁紐雙聲、同部疊韻，讀音相近，故可讀為“脣”；而後世書多以“唇”假“脣”，此不煩舉例了。

要之，《用曰》中的“”字是《說文》“唇”之或體，亦即“威”、“怒”、“懼”、“驚”等義的“震”之專字，在簡文中讀為“脣”，是音近通假。

1. [1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六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，2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徐在國、程燕、張振謙：《戰國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，66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蘇建洲：《〈用曰〉簡6的“唇”字》，見氏著《〈上博楚竹書〉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》，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，104-10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何景成：《甲骨文字詁林補編》，中華書局2017年，472-47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單育辰：《佔畢隨錄之二》，簡帛網2007-07-28.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劉信芳：《〈上博藏六〉試解之三》，簡帛網2007-08-09.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楊澤生：《釋“怒”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，39-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